初潭集

焦云不入苦海不能到彼岸早知愛河即苦海亦早出之矣

大見識

焦云是早四

初潭集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媼

韓馮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死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頭者

代未主乃有孌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

見三子歸黙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客與二兒謀藏匿燮托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

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於復售故性命不顧姬主於有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大也但其才智寔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

仁傑之姊世俗所誇無忌母卓老所嘆之

兄弟皆稱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虐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此聲著盖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刄而出胡之去已遠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巢姬妾百數僖宗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

偵云惜哉不死於賊巢

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盡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得罪亦幸矣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乎

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呂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盡以釀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

財用盡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毋毋泣告曰所以厚諸君者非以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故耳諸少年咸哀而壯之遂相約至數千百人與呂毋亡入海中聚衆爲羣盜呂毋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請宰毋曰吾子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其首祭子冢

孫翊爲丹陽守嬀覽時爲都督督兵戴員爲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

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祭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共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縗經奉覽首

焦云寔不能
愛

首以祭翊舉軍震駭以爲神異
李新聲邯鄲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以備歌
舞及長大姸麗豐足殊不似下賤人又能傳故都
聲有時凉曉哀轉歷歷雅爲谷所愛及劉從諫得
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妾於公直巾
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足以應顧問然食人
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
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
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

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歷
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且章武朝數
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
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
亦宜以不法而終是不爲齊鬼所酬而夾於帳者
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若不能早
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
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泣流落谷
不决竟從逆夾

焦云常聞面壁透形者於今宛然此婦精灵亦若此

宋時叛卒冦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之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剷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晉姚氏婦楊氏閹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強轝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

焦云真大經濟

劉云告吏民與告賊皆扼要之言

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
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
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
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
竭力死守衆皆泣乃狥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
以刀矢殺賊者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
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
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

走還婦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於外不猶愈於
湫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
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此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真男子矣若無忌母婕
妤班從集者孫翊妻李新聲李侃文海曲呂母
皆的的真男子也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真男子
者而曰真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誰是真
男子者不言真吾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為男子

蔡文姬王明君皆上流婦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

也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真也

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

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

是亦一明君也悲矣孝武報使使從其

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

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爲明

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哀自作歌曰吾家

俗又非聖天子而何

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主詔許之公主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

增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親〻曹公賢〻嗚呼曹公賢于是爲不可及矣

故自急遂原王臺一門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

焦云初潭作于落髮之後故集夫婦而終之彼岸諸媪以室家始以出家終此卓吾本意也

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二彼岸諸媪

漢黄門郎程偉好黄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之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

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遏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卧被髮覆石鼓下咸謂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惟留歌一首石鼓石鼓哀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

按靈運遊山記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如我何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李温陵曰學者以生死為苦海以淨免生死輪廻為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沈溺聲酒之極者為沒在苦而不能出雖為節婦為烈女如卓

老所誇羨以為非真男子不能至者其有生之苦尤何如也故特附三出世女于後以示有生之苦須早證無生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之本意云

初潭集卷之四

焦云嚴父明師

初潭集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

焦云似素書

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埤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不許只令

李卓老頂門一針

胡說

寄縑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之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惟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交者鮮矣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范史雲丹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勿道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後漢書曰范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歡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王丞相與右軍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㹠彭之小字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故時人謂之王白鬚焉

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以渾未識已之所爲達也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王平子道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眉子夷甫子名玄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事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說迹尚疑何況非迹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也

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
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
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是父聞人道
癡人有爲此者胡兒屢以爲戲笑之太傅因其言
次語之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
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
開悟可謂德教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居無宅惟畜露車有牛

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
橫流處處不安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
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武寺
不復方幅常恠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
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叔混患之欲加
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

微等共遊戲贍與靈運共在車上商較人物宜遠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

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
爲長者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
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
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
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汝等毁譽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
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子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卓吾子曰設使恢之問曰爾爲僕射而使兒奉朝請乎僕射必曰爾今奉朝請他日決爲僕射矣是必曾講道學来慣討便宜者

南陽劉驎之隱於陽岐桓冲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冲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賔冲勑人代之父曰若

劉云至言不以人廢

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去家百里有孤媼疾將死謂人曰劉長史當埋我鄰之聞之爲治棺殯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雋云忠孝之名非臣子所願恐傷君父也以此觀之不啻尊顯

二賢子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淸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
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
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
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
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
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
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
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

劉云可知不在三見三管

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荀淑八子儉鯤靖燾注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號其子曰八龍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内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陳太丘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

卿蹔長

魏舒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値朋人少以舒充數舒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累遷侍中司徒

王湛字處冲太原人兄弟宗族咸以爲癡惟父昶異焉及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又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馳騁步驟不異於濟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惟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

劉云癡叔難知甚癡不可及

封盤馬果倒踣

王汝南湛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雖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

一事旣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
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
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
無以荅旣而得叔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
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
是顯名二十八始宦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
淸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

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戒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凡此諸子惟瞻爲冠萬子王綏也有美號而太肥戒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爲荆州威往省之質賜威絹一疋威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逐旅進道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因謂之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

劉云一時人

如也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起用爲吳興郡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巳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

才其盛如此五星東井之聚豈直爲一家致耶

靖方陳湛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
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
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
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
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
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
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
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

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

阮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

孫與公作庾公誄多託寄之辭及成示庾道恩庾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郗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

正謂損數百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常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怡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

劉云此言亦雋巧

焦云謝家王

是美事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
我定不如我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
語殊不遜嘉賓曰此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
武侯復何所言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
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

樹正何預今人事而亟稱之

佳諸子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幾素闇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即詔轉督五郡會稽太守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

此有俠骨可以顧托

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諸王獨不召曅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遂爲名士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焦云扁舟五湖當年丈大夫所難陳公一見圖即日納節何勇也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篇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陳恭公判亳州生之日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賛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初潭集卷之五　終

初潭集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尹吉甫有子伯奇及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復生子伯邦妻譖伯奇於是吉甫聽之而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冀有以感悟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

焦云尚有投杼下机之事耶

墮音多

懷音褱

好名甚想必

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有他故也

焦云所須無不淂史氏太文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方盛寒氷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會有氷解處魚自出焉又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者庭中有李始生子母使晝視鳥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立至曉母因見之不覺惻然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

哲王冏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按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爲之罷社

王戎和嶠同遭大喪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

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哀乃比於不孝不慈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敎也

趙至字景眞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在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能歸便就師蚤起誦書聞父耕吆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

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趙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
在郡斷九獄號稱神明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
吐血發病而亡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
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
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
賭旣而飲酒一二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
之

戴子通

焦云晉文六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楷哭泣盡哀而退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

昕君

劉云謔語好

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
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
毀損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
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
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
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
皮邪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焦云毋不得焦飯不死子不得焦飯不生死生之際亦大矣寧惟是孝之報抑可爲忠之報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郎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而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悅與丞相語恒以愼客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悅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

作籠封而不忍開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常有飲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

桓南郡船泊荻渚王大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

僕射即敬弘

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鬭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慼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綏愉子也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爲比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腐矣

焦云又一嘗母

子病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
異甚父食瓜而病愈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
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
固不可以無年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
泌以別之然食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蝨
以綿置蝨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會採花而揷墳獸嚙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縗徒跣自駕靈輿

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旣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庚域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後守巴西梓潼二郡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

淫預石即灩
澦堆

士戲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子孝卿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旣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李生曰水退安流固爲庾公亦爲庾子

二文子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旣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

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
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
命遠猷辰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
非誄不顯

崔瞻字彥通㥄之子魏孝靜嘗入日登雲龍門㥄

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卲曰瞻詩何如其父

卲曰悽愽雅弘麗瞻氣調清新讌罷咸曰今日之

讌并爲崔瞻父子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爲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

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

鳳毛超宗謝鳳子靈運孫

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

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

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者也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虞世南子昶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旣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蹻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絶

劉云若有弟四子遂一無絶矣

初潭集卷之六　終

焦云人孰無父子孰不顧其子之慧究竟亾是何人也

焦云是慧而落髪者

初潭集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絶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黃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

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黃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瓊爲太尉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恠上

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

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有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令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

舊云是孔融子

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魏明帝諱叡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

雋云父子之
心推及於物

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
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
以爲瘧耳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
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

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於是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

俱勝俱有規諷

情故泣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幼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爲國器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六七歲時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常從帝觀豕牢言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乎帝嘉之卽烹豕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柰何

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胤而異焉每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恒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裁見胤即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

從事一歲至治中
謝朏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
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眞吾家千金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
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
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
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徽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
不作率爾人

焦云是痴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火光爲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爲聖小兒焉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父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頹然獨坐季父暐見而異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遂爲愔別葺一室

焦云幼抱奇志長大何不見轟烈勳

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
輩若能如遵彦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
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
養是以悲耳
嚴挺之子武年八歲時問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
未嘗省母何也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懷
汝後即相棄矣語罷悽然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
玄英方寢武持鐵鎚往擊其首挺之歸左右訖言

嵇紹不如父

王濟不如甥

小郎君戲遲鐵鎚致此挺之卽呼武曰汝是何等戲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笑曰眞嚴挺之兒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勸之

二貌子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有儁爽風姿見玠輙歎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
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
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美遺以
新帽

善形容叔父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
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劉云截長補短子孫可與人齊

馮傴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
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周燮生而欽頥折頞醜狀駭人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三官子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愷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詩曰伊陟無聞祖帬賢不到孫特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南齊郴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卓吾曰兒異日為官者必然幼而聰慧兒異日致富貴者必定有致富貴之容故為人父者無不欲其子之慧而貌美也而道學尤甚然道學多諱言官諱言異日致富貴唯曰子念我家千金終為至聖大賢耳

初潭集卷之七終

初潭集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孔門之孝主意要聞

劉云美兒罪當殺何得緊列於喪子

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金日磾二子武帝愛之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焦云句佳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爲之改容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搯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惜真忠超真孝

焦云入暮之賓原不足哭乃不恤其醜以解父痛亦足取耳

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郗嘉賓以父愔忠於晉室將亡出一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致傷慼我亡若大損眠食則呈此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遂不復哭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

焦云利口

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崔瞻才學風流侍中李神儁語邢劭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二泛子

元帝生皇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柈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李生曰此荅不是因代武陵荅一轉語云陛下愛其骨肉臣敢惜其羽毛

元凶簒立以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爲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

阮太俗物劉
太道理

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

謝宣映於曾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謝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三俗父

阮恖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孝標曰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哉

亦俗亦不俗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刘云自是暮景之談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初潭集卷之八　終